



像凯鲁亚克一样行走

逼近生活最刻骨的痛

像萨冈一样怀旧

· 承载世纪末最后的忧伤

青春 梦想 岁月之殇

夏花一般绚烂

流水一般悠长……

实习记者

西门媚◎著 *shixijizhe*

从一段爱情读心灵成长,从女记者涉世看媒体世界
著名时评家连岳、著名女作家洁尘联手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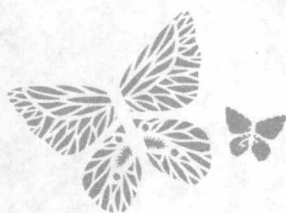
东方出版社

I247.5/1638

2009

实习记者

西门媚◎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傅跃龙

特约编辑:成明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习记者/西门媚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60-3364-0

I. 实…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3086 号

实习记者

SHIXI JIZHE

西门媚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80 千字

ISBN 978-7-5060-3364-0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献 辞

这本小说献给你。

如果你曾四处漂泊，又满怀希望。

或者现在你仍是这样，居无定所，仍相信未来。

如果你张望世界，还没踏进社会，一切还没开始。

或者你经历了成长，和我一样，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走过来，已经长大。

这本小说就是献给你的。

西门媚



但愿成长伴随我们一生

(自序)

开始动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是2005年年末。当时距我第一次去北京正好10年。

是因为想起了10年前的那个深秋，我一个人张皇无助地站在北京街头的情景，想起很多事情，觉得再不写不行了。

写，是对过去日子的一个总结。是成长开花，最后结的那个果。

但这小说不是自传，是小说。好友洁尘读后，说：“这是精神自画像啊。”

我觉得这个评价很中肯。我不是小说主人公杨蔓，但杨蔓的身上，是以前的我和许多初涉社会的人的影子。在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后，我们进入社会，慢慢成长。

所以，当很多人问我：“你这本小说是哪种类型啊？”

我都说：“是成长小说。”

这部成长小说，不是人们一般说的，那种青春期的成长小说，不是校园里的成长小说。写的是成年以后的成长。我认为，成长，不仅仅会发生在青春期，不仅仅只伴随身体成长。有的人青春期结束，人就定型了，不再成长，此后漫漫一生，只发生生理改变。但有些人，成长将伴其终身，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他们心灵的养料，辛苦和甜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宝贵，他们有时能感到像竹子拔节一样，忽然打通了一些关节，感到自己长了一大截，有时，自己

都意识不到，好多东西沉淀下来，自己已经变得更通达更包容，坚硬的部分更坚硬，只有柔软的心灵一如既往。

但愿这样的成长，伴我们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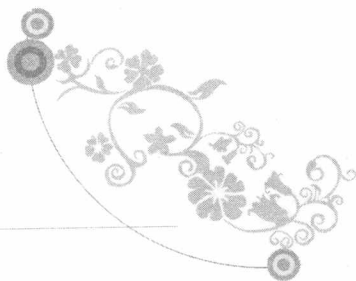
这本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新闻界，关于新闻的理想。

我在北京、广州、成都三地媒体辗转 10 年，中国新闻界的成长也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这种关心，在小说中，就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进入媒体，开始了解媒体，慢慢找到自己的理想。

小说的背景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其实关于成长和媒体的主题，放在现在的背景也是一样。放在那个背景里，有三个原因：一是那个年代，正是通讯手段从落后到现代的交替阶段，生活就显得比现在更慢一点，更有质感一点。同时，那个年代，也是中国新闻界开始明显分野的起点。另外，也想给同龄的朋友怀一下旧。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还没好好讲述一下自己，现在 80 年代出生的人已经开始怀旧了。这本书，也想让生于 70 年代的人，回顾一下自己的青春后期。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邂逅	1
第二章 荒草中的红村	11
第三章 实习记者杨蔓报道	21
第四章 他看到的是一只蝴蝶	35
第五章 阿姨,救救我们!	49
第六章 杨花飞舞的季节	63
第七章 心中的公社生活	79
第八章 家是一个提不得的字	95
第九章 何时开始依恋你	111
第十章 与子携手,共赴前方	131
第十一章 最遥远的你	151
第十二章 在这片静谧的废墟	167
第十三章 本报风波	185
第十四章 今已释怀,何去何从?	201
第十五章 别了,北京	213

第一章 邂逅



桑波转了一圈了，还是没找到什么熟人。

他只好放弃寻人，对着厅里的作品参观起来，想找一些可以拍照的素材。

这算是北京比较先锋的展览吧，对这几个人桑波好像只是隐隐地听说过。他对艺术圈只是有些陌生的向往。他也跟其他的外地青年一样，不少次想象过北京的艺术圈，那些引领全国，跟国际接轨的先锋人士。

所以他这次出差，听说有个展览，当然马上就跑来了。

这个展览是在城西的一个院子里，一间不算大的展厅，摆放了八九件作品。桑波一件件都仔细地看过。比较有意思的是用陶瓷烧出的一些东西，一叠人民币，还都是百元大钞；一个盒饭，中间卧着一个荷包蛋，旁边还有一双歪歪扭扭的一次性筷子；一棵白菜，像玫瑰一样绽放着。

桑波对这三个东西要表达什么意思没太大的把握，但却很喜欢。他觉得这几个颜色鲜艳的东西跟他很有关联。他想要百元大钞，想要玫瑰花，而他的生活其实只有盒饭。

他拿着相机转来转去地拍了起来。

有人拍了他的肩膀，他转过头，就看见了黄樯。黄樯说：“我还以为你不来呢！来，给我照几张相。”黄樯拉着他就进了另一间屋子。

桑波这才发现，原来旁边这间小一些的屋子的人比展厅里多多了。这屋里有啤酒，有点心，还有许多的男男女女三三两两地聊天。黄樯说：“桑波，拜托，帮我多拍些合影吧！”

于是，黄樯举着啤酒加入人群谈话去了。

桑波开始观察这些人。好多人都在里面忙来忙去地跟人打招呼，互相介绍认识，谈话，男的看起来都像是艺术家，要不就是光着头，要不就是胡子头发一大把；女的不少都很年轻漂亮，穿得很妖艳地在里面穿梭，就算有个别长得丑的女人，那又是和男艺术家一样的打扮，想来是女艺术家吧？

这边的人那么多，而展厅里人那么少，想必大家来到这里，跟人见面才是重要的吧。

忽然有人说：“白大师来了。”人群小小地耸动了一下。就看见几个人从门外进来，中间那位，长发络腮胡子。桑波想起来了，这张脸在报上看到过的嘛。桑波再仔细辨认其他人，果然又找出了几

张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的脸。

黄檣挤过去，嚷着：“白大师，好久没见你了！”然后跟白大师握手。他转过脸发现桑波没有举相机，又忙过来拉他，并对白大师说：“这是广州来的桑波，是来采访我的。”

桑波这下总算明白过来，给白大师和黄檣拍下了合影。

黄檣转身对桑波说：“你要打起精神，我给你介绍美女哦。”

黄檣一会儿果然拉着一个美女过来，说：“桑波，我介绍你们认识。这是琪琪，长得漂亮吧？不单人漂亮，还是世家出身呢，她爸爸就是谁谁谁呢。”

桑波没听明白这谁谁谁是谁，但知道一定是个名家。经过短暂的相处，他已经知道，黄檣爱女人，但更爱名头。跟名头有关的东西，他都无比热爱。

桑波也跟着恭维琪琪，他对名头还没什么概念和兴趣，但这是北京的圈子啊，圈子的美女啊，能结识北京艺术圈里的美女，多么值得夸耀。桑波不擅长恭维别人，但还是努力找些话来说，比如什么围巾颜色漂亮之类。

琪琪听着恭维，神情仍旧有些冷淡。黄檣赶紧把桑波的话接过去，琪琪跟黄檣谈起来，谈了几句，琪琪就想转到另一堆人那儿去，黄檣忙跟了过去。

桑波觉得有点无趣，又转回大厅去拍那几件作品。

大厅里的人更少了，但桑波却发现了一个好构图。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点，就可以把那陶瓷的人民币、白菜、盒饭放在一个画面里，而且盒饭在最前面，其余那两样东西都成了背景。

拍完这个，他扭头看见身边有个女孩。那女孩说：“这是白菜还是玫瑰啊？”

桑波说：“这么大，当然是白菜。”

“那怎么是紫红色的？”

桑波说：“有这个颜色的菜啊。”

那女孩又说：“那还开得像花一样？”

桑波说：“这菜在地里真是这个样子的。”

桑波忽然想到一个画面，说：“你当一下模特吧，我想拍几张照片。”

女孩很爽快地答应了，说：“到时能不能给我几张啊？”

“好啊！”桑波一边答应一边拍了起来。

桑波把陶瓷白菜拍得很近，女孩在远处，白菜的确很像玫瑰花，女孩是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好几张女孩都只是背景，但她却很配合，让她站哪儿就站哪儿，还站在远处傻乎乎地笑着，不知道照片上根本就看不清她的五官和表情。拍到最后，桑波想起答应过要给女孩照片，于是叫女孩蹲在陶瓷白菜旁边，最后照了一张。女孩和白菜一起咧嘴傻笑的样子就留在最后一张胶片上了。

桑波这时想起了黄樯，他还得回黄樯那儿去住呢。

他再次回到展厅旁边的屋子。还好，黄樯还在。他正站在三个美女中间，不亦乐乎地讲着。桑波已经不能辨别那三个美女中间有没有刚才那个琪琪，那个谁谁谁的女儿。在桑波看来，这几个美女真是大同小异，都穿着长裙，肩上披着色彩花哨的丝绸。

桑波等了一会儿，看看时间，忍不住了，还是走过去，问：“黄樯，我们什么时候走？”黄樯说：“桑波，你急什么急呀，多好的时光呀！今天我不回去了，要回你自己回去吧。”说着，他把钥匙掏给了桑波，并说：“你明天走的时候，把钥匙挂在窗户里面的钉子上就行了。”

桑波走出门，看见门口站了一个人。

黑色的短外套下面露出很短的一截红黑格子的裙子。

虽然穿了外套，桑波从后面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是刚才拍照片的那个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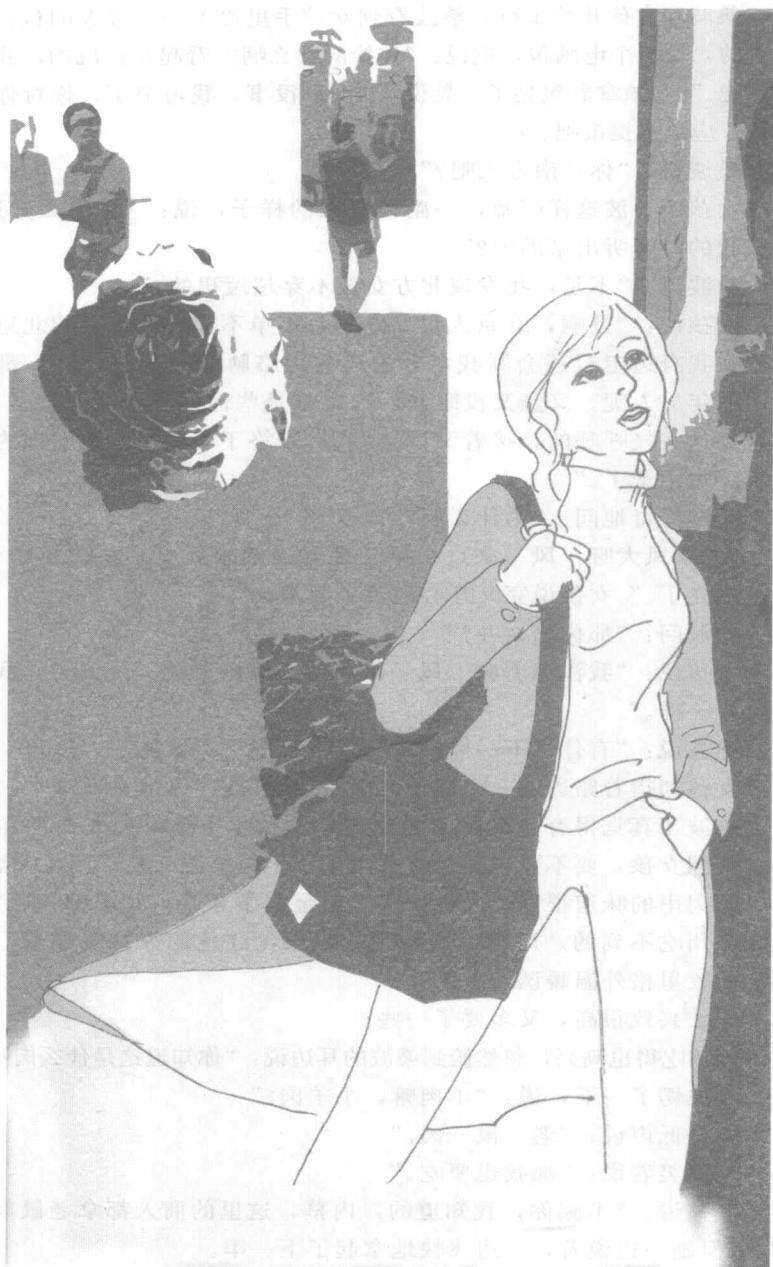
桑波说：“走了啊？”那女孩回过头来笑了笑，说：“是啊，太晚了。”桑波说：“你到哪里？说不定我可以捎你一段。”女孩说：“可能没车了。”桑波说：“应该有吧？我刚才还看见过去了一辆呢。”女孩说：“我住的地方太远了，得先到地铁那儿，转地铁，再转公车，哎，刚才把时间忘了。”桑波说：“唔。”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好说：“那边走边想办法吧。”

女孩突然说：“我去你那儿住吧？”

桑波迟疑了半秒，但马上想到黄樯今天晚上不回来，那就带这个女孩回去吧。

桑波和女孩站在路边打车，很长时间，并没有看到有空车过去。女孩问：“你在什么地方住啊？”桑波说：“清华外。”女孩说：“那才两三站路吧，不用打车，我们走回去。”



桑波和女孩开始步行。桑波看到女孩手里拎了一个很大的包，深绿色的，像一个电脑包，就说：“你拎的什么啊？看起来挺沉的，我帮你拎吧。”女孩拿着包晃了一晃说：“没事没事，我习惯了，你背你的相机，应该也挺沉吧？”

桑波说：“你是南方人吧？”

女孩听桑波这样问她，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说：“你怎么知道，是从我的口音听出来的吧？”

桑波说：“不是，我发现北方女孩不穿超短裙的。”

女孩说：“是啊，北京人很保守的，不单不穿短裙，有的北京土包子在我身边走过还会骂我，有的还会用胳膊肘来撞我，哼，都是些中老年男人呢。又蠢又没眼光，一定都是些性无能，性变态。”女孩说到这些气呼呼的，接着又说：“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本地女孩为什么不穿短裙子了。”

桑波好奇地问：“为什么啊？”

“北京风大呀，风一来，长裙子都要飞起来，更别说短裙子了，早就走光了。”女孩说完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桑波问：“那你怎么办？”

女孩说：“我注意着嘛。风一来，转身按裙夹腿。再说了，我的裙子不一样。”

桑波说：“有什么不一样？”

女孩却指着路边的一个烤羊肉串的摊子说：“你饿了吗？”

桑波还真觉得有点饿。于是便邀请女孩坐下来，要了一些羊肉串。又问女孩，要不要啤酒，女孩点头。于是桑波又要了两瓶啤酒。

羊肉串的味道很好，肉嫩油多，用金属条穿着，每串都很扎实。这在广州吃不到的。烤肉串用的是木炭火，红色的火星飞舞着，在冬天的夜里格外温暖诱人。

桑波兴致很高，又多要了一些。

女孩吃得也高兴，忽然俯到桑波的耳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肉吗？”

桑波愣了一下，说：“羊肉嘛，小羊肉？”

女孩低声说：“老一鼠一肉。”

桑波笑着说：“那我也要吃。”

女孩说：“不骗你，我知道的，内幕，这里的商人都拿老鼠肉来卖。”但她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拿起了下一串。

桑波说：“你好像不喜欢北京。”

女孩说：“是啊，北京是个挺没人性的城市。城市太大了，完全不适合生活。本地人又排外，吃的东西好难吃。”

桑波说：“那你怎么到北京来？”

女孩说：“那你为什么要到北京来？”

桑波说：“北京有别的地方没有的东西嘛。”

女孩说：“你找到了吗？每个人来北京都以为自己从此不一样了，站在了制高点上，其实真能找到那不一样的东西吗？”

桑波看见女孩的酒瓶已经空了，她还在对着空酒瓶喝，就问她还要不要再来一瓶。女孩回过头来，冲着桑波笑，脸红扑扑的，说：“我的酒量只有一瓶呢。”

桑波心想，哪里有一瓶的酒量，明明已经醉了。

桑波忽然想起来，问：“对了，你叫什么？”

女孩说：“我叫慢慢，快慢的慢。”

桑波说：“这个名字很特别啊。”桑波想，搞艺术的女孩取的艺名吧？桑波也自我介绍，说：“我叫桑波，桑拿的桑，大波的波。”

慢慢听到这个说法并没有立即笑起来，桑波赶紧提议回去了。慢慢站起来，两人往黄檣的家走去。

黄檣租的是一所大学校园外农民的房子。

不大的一间房子，墙上贴着黄檣和好多名人的合影，报纸上有关于黄檣的报道。桑波让慢慢坐着，他去房东的厨房里打了热水进来。慢慢好像酒劲已经过去了，她说了声谢谢，打开包，先拿出了一瓶水，又拿出了一支装在盒子里的牙刷，说：“我自己带着牙刷呢。”她拿起桌上的牙膏、杯子，然后就走出门去刷牙了。

桑波有点愣在那里了。一个包里装着一支牙刷、一瓶水的女孩。

北京就是不一样啊，搞艺术的女孩就是不一样啊！

慢慢刷了牙进来，开始洗脸洗脚，用的是桑波的毛巾。

桑波边跟慢慢搭话，说：“你开始看画展的时候也喝了啤酒吧？”慢慢恍然大悟似地说：“难怪我觉得有点晕，不过，现在好啦。”桑波说：“房间有点小，你冷吗？”

慢慢说：“在北京也不能算冷了，还有土暖，不错了。”

桑波说：“一会儿，你睡床上，我睡沙发。”

慢慢看着他，没有接口。



洗漱完毕，桑波飞快地钻到沙发上的被子里，一件件地把衣服脱出来，放在旁边。然后拿起一本书，开始目不转睛地看。

慢慢在旁边咳嗽了一声。桑波扭过头，只见慢慢撩起她的短裙子，里面露出来的是一条黑色的衬裤。原来，刚才慢慢说她的裙子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啊。

桑波被慢慢这个动作搞得有点面红耳赤。

他强作镇定地把目光放回书上。

桑波忍不住再转头，看见慢慢已经脱下了裙子，一点点地要脱连裤袜。厚厚的、淡黄色的羊毛袜，她脱得很慢，却很专心，眼看已经露了一点点红花的底裤。

桑波再也沉不住气了，说：“慢慢，我过去好吗？”

慢慢轻轻地嗯了一下，并没有看桑波。

桑波揭开被子站了起来，低头看见自己穿着的驼色的棉毛衣裤，这都是到北京来才买的，实在是臃肿难看。

他赶快抱起沙发上的被子，挡在前面，冲到床上。

慢慢的态度很自然，她轻轻地抱着桑波，好像两人是老情人一样，桑波也竭力摆出大方的样子。他们不再说话，进行得很放松，全然没有一夜情应该有的那种激情与试探。

桑波最后在沉沉睡去的前一刻，闻见了黄檫的床上、被子、枕头上，都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只有慢慢耳边，有一种清新的味道。桑波对慢慢有了一丝歉意和感激，迷迷糊糊地想，真抱歉，只能给慢慢这样的环境。

早上醒来的时候，桑波发现只有自己一人在床上。他看了看时间，也该起来了。十一点的飞机，这里离机场很远，要早些走。

桑波开始收拾东西，他想，慢慢应该留给他一张字条吧？果然，在床头台灯夹子里夹了张纸，上面写着一个电话，然后画了一个女孩的笑脸，还有一个日期：97.11.13。

应该是慢慢留的。可写成了昨天的日期。桑波收起字条，拿好行李，往机场去了。

到机场一路很顺利，在候机厅里还有很多时间。桑波掏出了那张字条，忽然发现这个电话号码很奇怪，后面四个数都是8。桑波想起很多段子里讲的，女人给男人留电话，结果留的是火警、市长热线、精神病院等等。

桑波还是试着拨了过去。果然，听到那边一个电子声音在说：“你好，新闻热线欢迎您参与——”。

桑波挂了电话。

他对慢慢感到疑惑，他得罪了她吗？他昨天表现太坏？还是她本不想要？还是她只要这一晚，以后连联系都不要了？

艺术青年啊，艺术圈！不要枝枝蔓蔓，干脆潇洒。桑波心生感慨，对慢慢和她所在的北京充满了好感。

几天后，在广州的桑波洗出了在北京拍的全部照片。他发现，在那个小小画展上，一开始设计的照片并不算最好，最好的恰恰是他给慢慢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在相片上，慢慢和那棵白菜怒放着，都有股傻呵呵、不顾一切的劲头。桑波找人问过了，那菜也不叫白菜，叫甘蓝。

桑波在关于这个画展的报道上，最后用了这张图做为主图。

桑波又试拨了那个电话，这次听到的不是电子声音，而是一个北京口音的女孩接的，但仍像电子声音一样说道：“你好，新闻热线欢迎您参与——”桑波说：“请问这里有一个叫慢慢的吗？”那边的声音很警惕，说：“什么慢慢？”桑波说：“快慢的慢，慢慢。”那边说：“打错了。”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桑波又想，会不会这张字条不是慢慢留给他的，是黄檣自己的东西，而慢慢的字条还在黄檣的房间里呢？他想到这一点，便不安起来，黄檣不会代替自己跟慢慢联系上了吧？他给黄檣打电话，打到房东那里，找了几次才找到黄檣。

桑波问黄檣，他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如一张纸，一封信，一张名片之类的在黄檣那里，但他问不清楚，黄檣也答不清楚。黄檣生活的凌乱，桑波又不是不知道。

桑波在几次努力后，便放弃了跟慢慢联系。他把洗给慢慢的照片装在一个大信封里，锁进了单位抽屉。



